

史海拾珠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椅子改变中国文化

在中国传统礼仪中,怎么坐是很重要的一个内容。最早的时候,没有椅子,人们会客的时候都是跪坐在席子上,或者是一张叫榻的大床上,放在脚后跟上,这叫跪坐。虽然不太舒服,可是在正式场合下,必须这样坐,否则就是失礼。

到了东汉末年,一种名叫“胡床”的折叠板凳,类似于现在的马扎,从北方游牧民族地区传入中原,第一次改变了人们的坐姿。人们逐渐开始放弃跪坐这种难受的姿势,到了唐代中期,胡床逐渐演化为我们习以为常的有靠背、有扶手,可以让双腿自然垂下的椅子,并且在宋朝广泛地流行起来。古代中国人的大腿终于获得了解放。

椅子的流行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腿脚,更重要的是对古代中国文化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这种四条腿的家具首先冲击的是当时中国的坐礼。而坐礼的变化,又直接导致诸多社交礼仪的改变。接着椅子还影响到了房屋内部风格。最明显的变化就是窗户的提高,以前人们坐坐低矮,窗户的位置也相应较低,以使坐着的人们能看到窗外的风景,椅子的出现使窗户的位置明显升高了。椅子的出现还对房屋内部风格产生了较大影响,传统的坐礼要求房间的中间尽量不要空阔,作为人们席地而坐之用。椅子出现后,人们就不需要为席地而坐预留太大的空间,家具的数量也因此增加起来。

在椅子出现前,人们的坐姿很低,以至我国的家具普遍矮小,常见的案几与现在农村炕桌的高度差不多。椅子出现后,人们坐姿显然升高了不少,

自然而然一些高足家具就陆续开始流行,桌子也就应运而生,逐渐成为我国最主要的吃饭、看书的家具。而高足家具的出现,又引起了茶具、碗碟等等生活用品的一连串改变。唐人因席地而坐,坐姿低,为了方便饮食,都使用高足餐具,许多杯、碟、碗的底部都有几个支撑的高足。到了宋代,餐具置于高桌上,身体的位置及人的视线都不一样了,很难再看到安装高足的餐具了,碗、盘、杯等食器都变得玲珑精巧。

椅子出现前,由于坐姿,案几的低矮,人们围坐在一桌吃饭很困难,所以,那时一般都是分餐制。聚餐时,人们分别就座于各自案几的后面,各有一套相同的饭菜,席地而坐,凭几案而食。鸿门宴中,项羽、项伯东向坐,范增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这五个人一人一案,是典型的分餐制。椅子和高足桌子的出现,奠定了围坐吃饭的物质基础,人们逐渐开始围坐在一张桌子旁吃饭,直到八仙桌出现,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已成了习俗,分餐制也顺应的变成了合餐制。

椅子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国人的心理。在椅子出现之前,人们在正式场合必须跪坐,这种坐姿现在看来是很难受的,现代人恐怕少有坚持这种坐姿的小时以上的人。所以,古时候的人们必须经过刻苦训练,才能适应这种坐姿。孩子们学的第一堂礼仪课就是跪坐,其意义与新兵入伍时训练军姿很相似。跪坐的训练,除了能磨练孩子的意志,更重要的是修身养性。因为再怎么训练,跪坐久了都不舒服,内心就会

焦躁不安,所以跪坐训练更是对自身心性内涵的修炼,从而使内心与坐姿和谐统一,这样才能达到完美的跪坐。因此,经过跪坐训练的人们都有挺拔干练的气质,都有严谨坚忍的性格。

在椅子出现之前,跪坐是社交场合的正坐,不论你是天子还是草民都必须跪坐。现代人恐怕难以想象,那时候,皇帝和群臣议事,大臣们向皇帝跪拜时皇帝其实也基本在跪着,这种坐姿的平等拉近了皇帝和臣民的关系,那时的君臣关系更像是事业上合作的伙伴,跪着没有现在那种低下的特殊含义,而是一种恭敬虔诚的表现。椅子出现后,跪的意义与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皇帝坐在椅子上居高临下,臣民们则跪拜在地上。这种礼节上的巨大不平等使臣民们潜移默化地奴颜婢膝起来,在心理上巩固了皇权至上,奴化了国人的心理。

可能有人奇怪,欧洲人坐椅子,也没有跪坐,为什么没有出现那种奴化的现象呢?其实道理很简单,欧洲人的礼仪中,跪是很少的,除了向上帝双膝跪下,对任何人都不用跪,就算是见了本国的君主,也只是单膝跪而已。而在我国古代,跪是最常见的礼仪,不光是君臣关系,还广泛应用于下级与上级之间,草民与官员之间。前面也说过,在椅子出现后,跪的不平等性显现出来,从而逐渐起了奴化的作用。

我国自北宋之后逐渐走下坡路,这恰恰和椅子的普及时间差不多,难道巧合吗?就像互联网和手机的发明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样,人类历史上很多现在看起来并不起眼的发明,甚至像椅子这样简单的家具,其实都对我们的文化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

摘自《大科技·百科探索》

在英国历史上曾有这样两个决策失误,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可笑,但却能发人深思。

一是否决将电力引进千家万户。当时英国的有识之士经过充分的研究论证之后提出,电能是伟大的新型能源,对人类的发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伦敦应该率先普及使用。但是,在议会辩论的时候,那些反对者说:“如果把电通到千家万户之后,每一户人家至少都得有一个电插头吧?那个电插头的杀伤力绝对不可低估,简直就是现代化的杀伤性武器!如果小猫不小心碰上了那个电插头,不就立刻被电死了吗?如果一个哥哥让一个弟弟伸手摸一摸,岂不是立刻就没命了吗?如果在伦敦、全英国普及用电,就等于是在给每一个英国人,包括所有的大人、小孩、坏人、精神病患者等等,都发了一把枪,使他们每个人都具备了把别人或者自己随便杀死的武器和能力。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反对者

英国的两个决策失误

的理由听起来似乎真的很可怕、很实际,就连深受国人尊敬的女王也站出来旗帜鲜明地表示反对:“我呼吁,我们所有的英国子民都举起坚决反对的手。”结果,普及用电的提议在接连不断的几次表决中都没有能通过。

另一个决策失误,是否决将煤气引进千家万户。当时,议会辩论的时候,那些反对者说:“伦敦是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著名城市,有极其宝贵的历史遗产,那么伟大,那么精致。如果千家万户都用煤气,肯定需要储存煤气的巨大煤气罐吧?把那么多个大煤气罐摆放在伦敦,那就等于放了数个巨大的炸药包。任何一个国家总有一些坏人,如果这些坏人自己不想活了,一旦把巨大的‘炸药包’点着,两千多年的文明古城岂不是毁于一旦了

吗?难道有谁能承担得了这个责任吗?”就这样,英国上议院连续两次表决否定了在伦敦使用煤气的提议。

尽管社会进步与文明的步伐是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不住的,尽管今天世界各国早已普及了电力和煤气,但这两个决策失误,还是被英国的一些大学作为汲取教训的案例选入了决策学的培训教材。教材还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任何一个新生事物,都会出现利害两种可能。可能发生的危害,并不等于一定发生;减少了变坏的可能,就会增大变好的可能。在任何时候,兴利除弊都是可能的。我们切不可用消极的心态对待新生事物,更不能夸大危害,把自己吓倒。

摘自《今晚报》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石头上的花朵

祝勇

纽约最令我震撼的,是它的老房子。

在纽约的建筑中,老式洋房占有压倒性的优势,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资历上,都是如此。

这些老房子往往不高,一般四五层,在高楼大厦的背后,成群结队地潜伏。在远处,我们看不到它们;在远处,我们只能看见那些高耸入云的大厦,比如世贸中心,恐怖分子在几百公里以外就可以向它们瞄准,并准确无误地把它它们的高度缩小为零。到了纽约,我才发现,那些盛气凌人高楼并不是纽约的全部,它们只是纽约的骨架,而不是血肉,它们窃取了纽约的名义,并且遮蔽了我们的视线。只有进入纽约,那些被摩天大楼掩盖的事实才会袒露出来,我们才能看清纽约的本质。那些水晶宫似的现代建筑并不是纽约的一个闪亮的外壳,在它的内部,还藏着一个更加悠久和优雅纽约。

几乎所有老式洋房的窗檐上都有雕饰。房子是房

屋的眼睛,它因此而成为修饰的重点对象,房屋也因此具有生动的表情。特别是那些阁楼上的窗,从房子的斜顶上突出出来,使上面的雕饰更加引人注目。雕饰中偶尔会浮现出神灵的面孔,它与它们面对面相视,互不相识;但更多的是植物,大地上的藤蔓与花朵,在花岗岩上彼此纠缠,茁壮生长。我是在冬天抵达纽约的,大街上的树木只剩下枯枝,只有房屋上的植物浮雕繁茂依旧,永不枯萎。由于我的植物学知识几乎为零,所以,我无法指认出那些植物的名字与科目,但我相信除了老手人士,具有此项特异功能的人已经风毛麟角,这使我略感安慰。

过去年代的一切艺术,包括音乐、美术、诗歌和建筑,无一不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无一不与大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至今无法相信,机器、传送带、钢铁、石油能给我们带来诗意。纽约的建筑保持着对大地和自然的

爱好,尽管纽约的建城,得益于它的天然良港地位,而不是它的土地。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早期的纽约人保持着对大地的敬意,如同神话中的安泰,他们试图从大地中获得生生不息的力量。城市于是像植物一样生长蔓延、新陈代谢。但情况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水泥路面、桥梁和地铁如同铠甲,将大地武装到牙齿,人们一厢情愿地相信,这种改造会使大地更加神通广大,但无可否认,这种做法同时也对大地做出了限制,至少削弱和剥夺了它与植物的联系,大地内部的巨大激情,被厚重的水泥所淹没。地面上所有钢筋混凝土的设施仿佛巨大的刑具,施加给土地,同时也施加给人的自身。与土地脱离之后,生命逐渐变得灰暗、委顿和无助。在这个时候,纽约建筑中的那些古老的植物就显得格外珍贵,尽管它们全部是人造的虚拟植物,但作为一种隐喻,它们表明了生命的某些规律。土地的准则是世界上的最高准则,是一部无比成熟的宪法,而老房子上的植物图像,便是对法律中若干词句的重复与敷衍。

由于浮雕上的植物与大地相对应,因而,它们对于阳光格外敏感。晦暗的日子里,它们淹没在岩石中,我几乎感觉不到它们存在,只有在阳光明媚的日子,它们才会生机盎然,所有的枝叶,都被阳光勾勒得清晰毕现,变得突出和挺拔,仿佛它们的雕刻者不是工匠,而是阳光——真正有力度的。太阳的光芒而不是工匠手中的斧凿。砖石上的所有植物,仿佛都是为太阳而生的,所以,它们只效忠于太阳。

我有时坐在街边的长椅上,观察那些图案的变化。阴影随光线的变化而变动。我第一次发现那些植物是会动的,它们并不因为被雕刻在石头上就陷于沉默和安静,它们是骚动的,像所有有生命的事物一样。在太阳的拉伸下,它们的枝蔓可以拉长、变形,这让我无法离开它们,因为我无法猜测它们未来的形状。悬念会一直保持下去,阳光会在四季中变幻不定,所以,砖石上的植物,也会随光线的变化,而旺盛和枯萎。

摘自《北京青年报》

江南到底在哪里

单之蔷

里时,我更惊讶了,他的江南竟超过长江北到淮河。他认为淮河以南,南岭以北,湖北宜昌以东直至大海,都是江南,他的根据是气候,他认为那被绵绵梅雨所覆盖的地区,都应该是江南。简单地说,他的江南是梅雨。

研究方言的学者则认为从长江中下游以南属于中国南方六大方言区,这个区域都可以看做是江南。其中的吴语区(江浙一带)可以看成是狭义的江南。

唐代诗人杜牧的诗《遣怀》:“落魄江南载酒行,楚

腰肠断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这里的江南分明指的是扬州,可扬州却在长江的北面。

在江南这个概念形成的过程中,行政区划的作用举足轻重。唐代划定了江南道,后来将江南道拆分,只留下江南西道和江南东道,这些对江南概念的形成十分重要。在历史上,比如东汉和南北朝时期,在现在的江苏跨越长江南北的地区设有行政区域扬州府,治所在现今的南京。这一带那时都称为“扬州”,江北许多区域都在扬州的辖区,与江南一

起称为江南就不奇怪了。

当我们把各种概念的江南在同一张地图上依次叠加,那么,那片没有争议的江南,实际上正是太湖和西湖所代表的那一个地域。

其实,江南的概念体现了一种终极追求:天堂情结。人是一个要把世界对象化的动物。必然要产生“天堂情结”,即构筑一个梦想的栖息地。历代都有各种“理想国”和“乌托邦”,也是“桃花源”和“香格里拉”。一个国家,谁也无法禁止国民对国土上各个地区进行比较,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普罗旺斯比之法国,太湖地区比之英国,便恰如江南比之中国了。

摘自《青年文摘》

段祺瑞的遗憾

段祺瑞一生除了喜欢搞政治,就是酷爱下围棋。不管在上海,还是在庐山,蒋介石去见段祺瑞时,先要问门房“芝帅”(段祺瑞字芝泉)正在干什么。如果正在下棋,便要到门房晚些通报,等段祺瑞下完一盘棋,才入室看望。段祺瑞晚年不再参与反蒋活动,又坚决不为日军所用,故蒋介石对他十分恭敬。但有一件事,段祺瑞向蒋介石数次提出,蒋介石未用心去办,令段祺瑞感到不满和遗憾。这件事与围棋圣手吴清源有关。

吴清源7岁便享有“天才棋手”的美誉。1925年,吴清源11岁时,父亲

病逝,家中断了生活来源,无法在生活费用极高的京城待下去,他母亲准备带领家小回福建老家。京城一些围棋高手请求段祺瑞施以援手,将吴清源一家留在北平,使吴清源能继续钻研围棋。段祺瑞说,他得亲自试试吴清源的棋力,再作决定。

一个星期一的早上,段祺瑞要和吴清源下棋。领吴清源来政府的棋界前辈,叮嘱他要小心应对,不能下得太差。最后一定要巧妙地“输”,决不能赢。吴清源答应了。谁知段祺瑞看他年龄小,一上场就下出无理手。吴清源顿时怒从心头起,将大人叮嘱的话忘得干净,一

时杀得起劲,将“段公”杀得溃不成军,狼狈至极。段祺瑞阴沉着脸,站起来,一言不发进了书房。

正在大家焦虑不安时,段的秘书从书房出来,对众人说“芝帅”还要处理几件公文,请各位先生用早餐,说着,将一百块大洋送给吴清源,一百大洋在当时是个大数目,段公馆中的个人,一月的工钱才两块大洋。以后段祺瑞再不与吴清源下棋,但每月一百大洋决不拖延。1928年,他资助吴清源去日本学棋。

1934年5月,已成日本棋界巨星的吴清源回国探亲,专程赴上海拜望恩公段祺瑞。两人下了两

盘棋,一胜一负。心中有数的段祺瑞对结局甚感满意。交谈中,吴清源提及日本正千方百计劝他加入日本籍,他还在犹豫。段祺瑞听了甚是不安。

不久,段祺瑞上庐山,几次向蒋介石提出,由国家出面,以优厚条件召吴清源回国,否则,吴入了日本籍,将是中国棋界的巨大损失,也会进一步加大中日围棋的差距。

正处于内外交困的蒋介石,实在没有精力管这些“闲事”,虽然口头答应,并未认真办理,令段祺瑞感到不满。

1936年,段祺瑞病入膏肓,听说吴清源加入日本国籍,极为痛心,蒋介石前来探视,他不予相见,以表示心中不满。

摘自《作家文摘》

金字塔建造之谜新解

高坡道的同时金字塔主体的建设并不会停顿。

从建设之初,一条内部坡道就被预留

在金字塔主体内。这条内部坡道类似于前面提到的螺旋上升的坡道,所不同的是,它被建在金字塔的内部。坡道的倾角为7度,在金字塔最初的43米建设中,它并不被使用。

当43米的工程完工后,工人就开始拆除原有的外部坡道,将用于外部坡道的石料重新切割成大约两吨重的石块,然后通过内部坡道向上运送,继续建设金字塔剩下的103米。在这个过程中,法老的墓室也被建造起来。

金字塔内部,通往法老墓室的路上有一条“大甬道”(great gallery)。在新的理论中,古埃及人在此处架起了起重设备,利用木质滚轴和巨大的石质配重来吊装重达63吨的石块,最终建设出胡夫墓室

的五面墙。当墓室建好后,金字塔的高度就达到了60米。

回旋坡道理论最容易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在拐角处巨大石块难以转向。这个问题在1950年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建造金字塔模型时就曾遇到。让-皮埃尔的解决办法是,每遇到一个拐角,就在金字塔主体上留一个口子,用于安装起重设备;石块在此处经由起重设备转向90度后继续上移。

当金字塔主体建造完成后,工人们就自上而下将坡道拐角处的口子封上。用于封口的石块在建设过程中已经被预留在口子附近。

当这最后一道工序完成后,一座金字塔就建成了。胡夫金字塔的整个建造过程花费了21年时间。

等待验证

那么,4500年前的埃及人究竟不是以这样一

种方法将金字塔建造起来的?让-皮埃尔对自己的理论充满信心。他已经组建了一支考察队,想到埃及去实地考察,用各种仪器去探测胡夫金字塔的内部结构,以检验自己的理论。布莱尔甚至认为,将金字塔的巨石搬开几块便能发现内部坡道。

然而,他们的热情被埃及古迹最高委员会泼了一盆冷水。委员会秘书长扎西·哈瓦斯(zahi hawass)认为,假如人人都将一种理论到金字塔去验证的话,那么金字塔早就被破坏掉了。他说,让-皮埃尔的考察申请已遭拒绝。

一旦乌丹带队到胡夫金字塔去实地考察,人们或许在今年内就能最终解开存在了数千年的金字塔建造之谜。而现在看来,在电脑上模拟是一回事,而想要得到验证并不是那么轻而易举。

摘自《南方周末》

美文闲读

阴

杨绛

印下几块黑影,来不及有阴,云又过去了。整片的浓云,蒙住了太阳,够点染一天半天的阴,够笼罩整片的地,整片的海。于是天好像给蒙没了,造成漫漫无际的晦暝。晦霾中,草像凄恻,树像落寞,山锁着幽郁,海压着愤恨,城市都没在烟尘里,回不过气的样子,沉闷得叫人发狂,却又不让发狂,重重地住在沉闷里,像那棵树,落寞地裹在一重皮壳里,像那草,乏弱得没有了自己,只觉得凄恻。不过浓阴不能持久,立刻会变成狂风大雨。持久的阴,却是漠漠轻阴。阴得这般远去时,好像谁往空中抛了一匹轻纱,轻薄得在风里,虽然撩拨不开,却又飘忽得捉摸不住,恰似初识愁滋味的少年心情,愁在哪里?并不能找出个

影儿。缺少着什么?自己也不分明。蒙在那淡淡的阴里,不是愁闷,不是快活,清茶似的苦中带着甜味。风一吹,都吹散了。吹散了吗?太阳并没出来,还是在轻阴里。

夜,有人说是个黑影。可是地的圆影,在月亮上,或是在云上,或是远远地投射在别的星球上。夜,是跟着那影子的一团大黑阴。黑阴的四周,渗进了白光,幻出半透明的朝暮。在白天,光和影包裹着每件东西。靠那影子,都悄悄地抱着一团阴。在日夜交接的微光里,一切模糊了,渗入了夜的阴,蒙上一层神秘。渐渐黑夜来临,树阴,草阴,墙阴,屋阴,山的阴,云的阴,都无从分辨了。夜消融了所有的阴,像树木都烂成了泥,像河流归入了大海。

摘自《最新精美散文》

生活的碎片

唐红

时湿湿的,暖暖的,像饱满的河水;可有时又空落落的,像干枯的河床。在纯粹粹的臆想里,爱是自己的。知道这爱是自己,回忆这爱的还是自己。

一直以为这样会很悲伤。多年以后,当那段隐隐渐渐远去时,才发现自己的内心已坚强了许多。那个曾经爱过的人,毫无量地啃噬着我的平静,给我的心灵刻上了印记。

有过苦涩爱情的心灵,就像一个破败的季节,永远错过了完善的时刻。但没有经历过这种爱情的人生,我认为是 不完整的。爱情之所以是爱情,就因为它不能遗忘——我们必须 在隐痛的爱中成长,成熟。

不知什么时候形成了那么一种习惯,心情抑郁

有快乐,但也偶尔遭遇不幸。

我之所以看起来比她们幸福,只是因为她们缩小了自己的快乐,夸大了自己的痛苦,我却夸大了自己的快乐,缩小了自己的痛苦而已。因为我一直相信自己会幸福的,我更多地关注自己的快乐,悲伤也就被淡忘了。

这是我迄今为止懂得的最有价值的道理之一。只要你心中坚信自己注定是幸福的,就能真正地获得幸福。

曾经爱过一个人。爱的人知道,被爱的人不知道。爱着的时候,整天鬼迷心窍地琢磨着他,他偶然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一句话语都会令我颤抖、欢喜、忧伤、沮丧。心里有

在我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对我说过“命运天定”的道理。她说:天神掌管着人们的命运线。有的人的线被放在风口,被风吹得左摇右晃,于是这些人就只有飘摇动荡的生活;有的命运线被扯断了,于是就有了红颜薄命、英年早逝;有的人的命运线刚开始交在一起,马上又分开了,于是总有那么一些人与自己的幸福擦肩而过……而我的命运线被天神放在了一个小角落里,那里没有风吹,没有雨蚀,所以我注定要平安、幸福一辈子。对妈妈的这番话,我一直深信不疑。

从此,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无论遇到什么,我都对自己说:我会幸福的。于是我乐观,我自信。朋友常常羡慕我的好运气。我不由得审视自己:我真的比她们幸运?从来没有遇到过挫折、困难吗?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我和她们一样拥